

老李书记

□顾剑

心窗
片语

老李书记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南通政坛上的市委副书记李明勋和郊区区委书记李建勋,如今他们都退出政坛多年,成了耄耋老人,但仍朱颜鹤发,精神矍铄。

我是1984年6月到郊区区委工作的,先后在区计经委、区外经办、区委宣传部等几个部门历练后到区委办服务于主要领导,跟领导时间长了,自然对领导的工作作风和喜好都了如指掌。

建勋书记一生坎坷,当打之年就被划为右派,后下放到粮管所,复出后视工作如命,喜欢连轴转,一般的人还适应不了他的工作节奏,到郊区任区委书记后,他针对郊区特点,提出“服务城市、富裕郊区”的工作思路,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,率先支持区相关部门从如东苴镇招来了海鲜大厨,在青年路粮管所开办了市区第一家海味馆,由于“鲜”味突出常一座难求,引爆南通餐饮市场,为郊区三产树立了榜样,接着又利用狼山种鸡场的优势,组建了区属狼山烧鸡公司,并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外滩黄金地段中山东一路长江餐厅设立销售窗口,“狼山烧鸡”成了当年上海滩的网红产品,引来新华社和上海媒体的高度关注,同时任港乡天南大酒店、钟秀乡的北阁饭店等一批中高档宾馆应运而生。在乡镇工业布局上建勋书记也敢于突破,利用郊区长江岸线的优势整合郊区工业现有力量,兴办了拆船厂等一批赢利企业,全力支持做大做强模具厂通美电子琴和狼山针专厂的产品,形成了郊区乡镇工业“南针北模”的典型格局,1985年全郊区7个乡镇80个村320家企业社会总产值突破五亿元,任港乡成为长江以北第一个亿元乡,第二年八厂乡、钟秀乡都跨入亿元乡行列,中心村和百花村也成为千万元村。那几年也是建勋书记干得最开心的几年。

去年4月应江海文化研究会之邀,陪同李明勋书记到东升石材市场参观考察,尽管老李书记已经90高龄,但仍耳聪目明,一路听、一路看,不时对当今石材的发展方向提出高见,看到奇特的石材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存,对微信应用的熟练程度丝毫不亚于年轻人。谈及当年二李书记的种种趣事,明勋老书记爽朗一笑。

我和李明勋书记的熟悉源于时任郊区区委书记李建勋的介绍,当时我在郊区区委办工作,常穿梭于区委办和市委办之间,因为有市民搞不清李明勋书记和李建勋书记的关系,好多人认为他们是兄弟俩,其实他们毫无血缘关系,只是名字相近,且都是市委委员和大小书记,有寄给市委明勋书记的信函结果转到郊区,也有寄给建勋书记的文件到了市委收发室,碰到急件需呈明勋书记审批的我就直接送到他手上。

20世纪80年代见领导还是比较方便的,一般也不需要事先通报,领导对下属也十分客气,常常官民不分。一般情况下市、区领导都是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上下班,很少专车接送,只有下乡调研才动用公车。建勋书记一般很少坐办公室,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,我多次陪同他下厂下村,每到一处都是和企业负责人或乡党政领导谈发展、布新局,常常一天跑几个单位,中午也就在单位食堂简单对付,并吩咐我饭后付足吃饭钱款,有时在一些企业吃饭时想上瓶酒,都被他挥手撤掉。郊区的干部常说,他们最喜欢听李书记的报告,他做报告基本脱稿,既幽默风趣接地气、又贴近实际谈笑风生,讲问题透彻,说成绩肯定,从无官话套话,下面听会的人常常哄堂大笑。

今年春节前后,我二次去北阁新村看望建勋书记,忆及过去奋斗的火红年代,他常常兴奋不已,虽90高龄仍像个孩子,就是听力下降,常用笔交流,他对我,对我儿子亦十分关心,说还要吃我儿子的喜酒,并要求我今春带他到上海看看,看看千舟竞发的浦江两岸,走一走曾经为招商引资多次跑过的浦东大地。

憩
陈顺源

像大海一样清纯

□许军

夜深了,天有些闷,这又是一个难眠之夜。我打开灯,坐在写字台前,目光落在桌上的一个相框上,相框里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抱着一个小男孩。相片下边的一行文字是,“1968年齐齐哈尔”。

1967年,我才4岁,当时,爸爸在部队某师工作,妈妈转业到了地方,两人工作都很忙,没空管我。那时的我真是淘气啊,不是用弹弓打碎了政治部干事家的玻璃,就是剪了吴部长家女儿小红的辫子,或是偷偷将人家养的鸡扔到水井里。每次,邻家的大伯大婶来告状时,爸爸总气得要打我,妈妈则在旁边向人家赔礼道歉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,直到我遇到了照片上的那位军人人才告一段落。

那天下午,我家隔壁门口停了一辆大卡车,有几个战士忙着卸行李,车前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,一会儿指挥、一会儿帮着搬,他看到我好奇的样子,就走过来问我:“小朋友,你是谁家的?”我告诉了他。他哈哈大笑地说:“是老许的儿子啊!”说完,就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水果糖递给我。

吃晚饭时听爸爸说,他是转调来某师后勤部的政委,早在战争年代就和爸爸是老战友。爸爸还给我讲起他在战争年代的许多英雄事迹,其中有一件事特别让我感动。

抗美援朝期间,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他不幸负了伤,左腿被弹片击中,右手指也直冒鲜血,因无法扣扳机,首长命令他到卫生所包扎。正当军医替他清洗伤口时,又抬进一位大腿负了重伤的伤员,那时,军医很少,药品又匮乏,他看到这种情况毅然把军医推开,二话没说,用左手持枪又投入了战斗。当他第二次来到卫生所时,已是第三天的下午,敌人被击溃了,由于耽误了治疗时间,他的右手指弯曲僵硬,从此手指不能正常使用。他却乐呵呵地说:“值得啊,一只手指换了战友一条大腿,还要了好几个敌人的命。”

他常常来我家串门,我们两家关系十分密切。他有四个孩子,最小的是个女孩,小名叫小胖,和我年龄差不多,在幼儿园里与我同班。每天放学后,我总和小胖一起到他家。在他家里,我看到许多他的照片,有穿新四军的服装,有穿解放军的服装,还有穿志愿军的服装。爸爸告诉我,参加部队前,他曾是南通唐闸地区工人武装队的队员,1944年参军入伍,入伍后作战勇敢,不断立功受奖,职务也不断提升。我对他充满敬仰,把他当偶像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不再惹是生非,大家都表扬我变乖了。

然而,我毕竟年幼,玩性未改。一天下午,不知怎么搞的,我和几个小朋友为了一点小事竟动手打了起来。我倚仗自己人高马大,一点也不怕,小胖却吓得在一旁直哭。正好他下班路过,见状不由分说,把我们分开,一边批评我,一边还安慰对方。回到他家,他拖起我坐在他的腿上,严肃地说:“小朋友之间是不能打架的,拳头要打敌人,打坏蛋。”他见我有点不高兴,就用胡子扎我、逗我,还说:“再打架就告诉你爸爸。”自此以后,我确实很少再打架了,老师也夸奖我进步,爸爸妈妈很高兴。

从那以后,我常缠着他,请他讲战斗故事,每次他都把我抱起来坐在他大腿上,一边抽烟,一边讲故事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播下了忠诚勇敢的种子。我越来越听话懂事,他也特别开心。

时间过得很快,又过了一年,爸爸奉命调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,我们全家离开了师部大院。临走前夕,他带我去拍了一张照片,就是至今一直摆在我桌子上的那张。

到了新地方,虽然我们很少见面,但两家始终音讯不断,互相牵挂。很多年后,爸爸和他先后转业回到南通。这时我也参加了工作,尽管较忙,但还是时不时地去看望他。逢年过节,还提几瓶好酒、几只板鸭去孝敬他。他开口就教育我要好好工作,做个革

命好后代。看到我穿的衣服越来越时髦,摸了又摸说:“得很多钱一件吧?要节约些!上次你到我家来,穿的那件衣服不是还能穿吗?怎么又换新装了呢?”我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多年前,我得知他老人家生了重病,便第一时间赶去医院看望他。他看到我来了,急忙从床上坐了起来,笑着说:“来,小军,坐在我身边。”边说边艰难地挪动身体,用战争年代被子弹打坏的右手握住我的手,我看到他那瘦削的脸上仍不乏坚强。小胖轻轻地告诉我:“医生很佩服爸爸的勇气,他脸上很少表露出痛苦的表情。住院开刀那么长时间,从没呻吟过一声,实在难忍的时候,就用毛巾塞在嘴里。我们看不下去就劝他:‘你哼吧,哼了好些。’他白了我们一眼说:‘不要影响同病房其他病友的休息。’到这个时候,他还总想着别人。”

我转过脸去轻轻问小胖:“他是个高干,怎么不住高干病房?”不知怎么给他听到了,他接过话说:“什么高干低干?为革命都要拼命才干对,斤斤计较病房的好差没意思吧?”我被他说得顿时记起他的所有往事,半晌没说出话来。

他临终前,我赶往医院,他已没力气讲话了,看到我后,只微微地笑了笑,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

小胖哭着告诉我:“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后,曾几次拒绝用药,还平静地说:把这些药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去,别在我身上浪费了……”她拿出一张纸条给我:“这是爸爸的遗嘱。”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一看,上面写着“五不”:一不发讣告,二不向遗体告别,三不开追悼会,四不惊动左右邻居,五不增添组织麻烦。并在最后一条下面加了着重号。我止不住地泪流满面。

告别时,小胖把一笔钱递给我说:“这是我爸要交的最后一次党费,我这几天比较忙,麻烦你代交一下。”

我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,心想,人的一生是短暂的,人生易老,但短暂的一生能像他一样,生命就会变得长久了。在我心中,他永远活着。他的名字叫邵海清,一位像大海一样清澈纯洁的老军人、老共产党员。

灯下
漫笔